

蜀都碎事序^[一]

自地皇氏畫分疆宇而後，夏、商、周列爲九州^[二]。秦并天下，又區爲三十六郡。唐更十道，宋元以末，各以諸路名之。其間山川、城郭、人物，變遷之事繁矣。正史、《括地》、統志、輿圖而外，往往家自爲書，人自爲記，以補見聞所不逮。如《金陵遺事》^[三]《武陵舊事》^[四]諸書，皆搜討者所必及。然或未經親歷，得之流傳，則訛偽相承，其不見諸于耳食，幾希

[一]“序”，大觀本其下有“一”字。

[二]“地皇氏”，三皇之一，上承天皇氏，下接人皇氏。《路史》卷二《中三皇紀·地皇氏》云：“天皇氏逸，地皇氏作，出於雄耳、龍門之岳。鏗名，岳姓。馬蹏，妝首，十一龍君。迭辟繼道，主治荒極。”注云：“字子元，號中地皇君。”“地皇十一君，皆女面，龍頰，馬蹏。《水經注》榮氏云：‘兄弟十人，面貌皆如女子，而相類蛇身，獸足，出龍門山。’”“《洞神經》云：‘中地皇君，主治八荒、四極、四海、山川、谿谷。’”

[三]“金陵遺事”，此書題名或不確。明彭大翼《山堂肆考》卷一二三“金陵遺事”條云：“宋朱舜庸，建康人，嘗編《金陵遺事》，積二十年，自里巷口傳、仙佛之書，無不研綜。慶元中，留守吳玕爲之銓次，目曰《續建康志》。”如果此處是指宋人朱舜庸之書，則其正式題名乃《續建康志》，或稱《慶元建康志》，見《至大金陵新志》之《新舊志引用古今書目》。復據《中國古籍總目》，其“史部地理類·雜志之屬”收錄明人周暉所作《金陵瑣事》二卷，續二卷，二續二卷。清錢謙益《列朝詩集·丙集》卷一四“陳指揮鐸”條云：“周暉《金陵遺事》載其《齋居》詩云：‘晚樹低分霽，春雲淡隔城。’”此條所引正周暉《金陵瑣事》卷二“佳句”條也。而朱舜庸書在《景定建康志》問世後，就漸少流傳，清人所稱之“金陵遺事”，殆即周暉《金陵瑣事》之別稱。

[四]“武陵舊事”，此處當指宋人周密所著之《武林舊事》。按，題作《武陵舊事》者，明人陳國實撰。嘉慶《常德府志》卷一九《藝文考·史部》記載：“陳國實《武陵舊事》，二卷。”光緒《湖南通志》卷二四七《藝文志三》則不著錄卷數，同書卷一七一《人物志之十二》列其小傳云：“陳國實字定甫，武陵人，貢生。獻賊陷常德，國實率從子文彬募鄉勇拒之於文江渡，境賴無事。賊退，置塚域，徧瘞暴骸，并作庵於側，額曰‘淨土’。”今按，此人不甚知名，其《武陵舊事》僅兩卷，流傳當亦不廣，或非蘇翰所指者。疑爲宋人周密《武林舊事》之誤，該書現存，流傳廣泛，雜記南宋都城遺事掌故，乃宋代史料筆記之佼佼者。且典籍中不乏誤《武林舊事》爲《武陵舊事》者，如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一六二“《白石詩集》一卷附詩說一句”條云：“考《武陵舊事》載夔詩四首，《咸淳臨安志》載夔詩三首，《研北雜志》載夔詩一首，皆此本所無，知在所佚諸卷之內矣。”經核對，周密《武林舊事》卷二收錄姜夔詩五首，雖略有出入，但可證此《武陵舊事》即《武林舊事》也。又如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《吳興備志》卷二六“湖州又有六客堂酒，見《武陵舊事》”；嘉慶鈔本《絳雲樓書目》卷一亦云“泗水潛夫《武陵舊事》一冊”，《武陵舊事》亦是《武林舊事》之誤也。

矣。吾友耦漁先生，弘博才也，通守錦官，幾歷年所。簿領之暇，摺摭群書，廣諮故老，上溯蠶叢、魚鳧，下及歷代，凡可以備輶軒、供考證者，靡不悉載，蔚成一編，以繼《蜀檣杌》之後。嗚呼！可謂勤矣。

昔崔祖濬問羊腸阪而知有二^[-]；蕭子良登秦望山，范雲預覓碑處，諳其句讀，及期，略皆上口，卒爲上賓^[-]。苟非平時探索功深，臨事詎于猝對耶？予性耽披閱，苦卷帙缺略，且慕虎牙、熊耳、白帝、青城之勝，未能裹糧一游。今得耦漁先生是集，不啻置身杜陵老、花蕊夫人吟嘯處也。其即《水經》《山海》之書與？抑即識商羊之尼父^[三]、辨臺駘之國僑^[四]、識俞兒之敬仲^[五]、知乖龍之壯武也與^[六]？予不敏，敢

[-] “問”，原作“向”，文義不通，形近而誤，今據《隋書》改。按，崔祖濬，隋朝人，名曠，字祖濬，崔廓之子。《隋書·隱逸傳·崔廓附子曠傳》云：“從駕登太行山，詔問曠曰：‘何處有羊腸坂？’曠對曰：‘臣按《漢書·地理志》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。’帝曰：‘不是。’又答曰：‘臣按皇甫士安撰《地書》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。’帝曰：‘是也。’因謂牛弘曰：‘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。’”

[-] “范雲”，南朝齊人，字彥龍。《南史》本傳云：“齊建元初，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，雲爲府主簿，王未之知。後剋日登秦望山，乃命雲。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，此文三句一韻，人多作兩句讀之，並不得韻；又皆大篆，人多不識。乃夜取《史記》讀之令上口。明日登山，子良令賓僚讀之，皆茫然不識。末問雲，雲曰：‘下官嘗讀《史記》，見此刻石文。’乃進讀之如流，子良大悅，因以爲上賓。自是寵冠府朝。”

[三] “識商羊之尼父”，指孔子到齊國辨認一足鳥之事。《孔子家語》卷三云：“齊有一足之鳥，飛集於公朝，下止於殿前，舒翅而跳。齊侯大怪之，使使聘魯問孔子。孔子曰：‘此鳥名曰商羊，水祥也。昔童兒有屈其一脚，振訊兩肩而跳且謠曰：‘天將大雨，商羊鼓舞。’今齊有之，其應至矣。急告民趨治溝渠、修隄防，將有大水爲災。’頃之，大霖雨，水溢泛諸國，傷害民人。唯齊有備，不敗。景公曰：‘聖人之言，信而微矣！’”

[四] “辨臺駘之國僑”，指鄭子產到晉國看望晉侯并分析其得病之因一事。《左傳·昭公元年》云：“晉侯有疾，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，且問疾。叔向問焉，曰：‘寡君之疾病，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，史莫之知，敢問此何神也？’子產曰：‘……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，爲玄冥師，生允格、臺駘。臺駘能業其官，宣汾洙，障大澤，以處大原。帝用嘉之，封諸汾川。沈、姒、蓐、黃，實守其祀。今晉主汾而滅之矣。由是觀之，則臺駘汾神也。’”

[五] “識俞兒之敬仲”，指管仲辨識山神俞兒之事。管仲名夷吾，又名敬仲。《管子·小問第五十一》云：“桓公北伐孤竹，未至卑耳之谿十里，闌然止，瞭然視，援弓將射，引而未敢發也。謂左右曰：‘見是前人乎？’左右對曰：‘不見也。’公曰：‘事其不濟乎！寡人大惑。今者寡人見人，長尺而人物具焉，冠，右袪衣，走馬前疾，事其不濟乎！寡人大惑。豈有人若此者乎？’管仲對曰：‘臣聞登山之神，有俞兒者，長尺而人物具焉。霸王之君興而登山，神見，且走馬前疾，道也。袪衣，示前有水也。右袪衣，示從右方涉也。’至卑耳之谿，有贊水者曰：‘從左方涉，其深及冠。從右方涉，其深至膝。若右涉，其大濟。’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，曰：‘仲父之聖至若此，寡人之抵罪也久矣。’”

[六] “知乖龍之壯武”，或即指張華見肉而知其爲龍之事，張華曾封壯武郡公，故稱。《晉書·張華傳》云：“陸機嘗餉華鮓，于時賓客滿座，華發器便曰：‘此龍肉也。’衆未之信，華曰：‘試以苦酒濯之，必有異。’既而五色光起。機還問鮓主，果云：‘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，質狀殊常，以作鮓，過美，故以相獻。’”乖龍者，不依法度行雨而遭天譴之龍，或被割耳，或遭雷擊，故多變化其形，四處藏匿。見《茅亭客話》卷五“避雷”條、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九三“狄仁傑”條等。

先乞副草以作臥游之一助。

康熙辛巳秋初，湖上同學小弟蘇輪拜藁^[一]。

[一]“康熙辛巳”，即康熙四十年（一七〇一）。◎蘇輪：錢塘諸生，字月查，著有《月查詩鈔》兩卷。阮元《兩浙輶軒錄》卷一一錄其詩六首，且引遲維重《月查詩鈔序》評其詩云：“月查詩徵材富有，造境神化，平澹近於陶，樸老幾於杜，穠纖香豔，髣髴乎西崑。或為扶摘峭刻、牛鬼蛇神之技，即起昌谷於今日，猶當引為知己。”

蜀都碎事敘^[一]

巴蜀之地，民殷國富，西南一大都會也。而自古迄今，有以功業特傳，有以隕越遺誥者，何哉？《莊子》曰：“六合之內，聖人論而不議。”非不議也，寓議于論，有不見也。故《山海經》《水經》既申《禹貢》，而郭璞、酈道元、闕駟、梁載言、樂史、王存、歐陽忞、祝穆、陳循、蕭德言諸子^[二]，尤必分其綜，括其事，各以其書鳴其于天人之際。星際從忒，沿革廢興，風土人物，靡不言之周晰。凡欲幼學壯行者，察地利，辨人情，為致君澤民具耳。

若夫巴蜀，陸有蠶崖、劍門、棧閣、金雞之險。三巴、三峽，益以青衣、羊山、馬湖，眾水滙流。石橫矗當隘，激狂瀾若雷，舟上下失勢。而氏、獠、黎、夔、六詔之地，偪處西南。旨哉，孔明隆中之對也^[三]！一曰險塞，再曰巖阻，使非才智養于居恒、忠勇奮于旦夕，鮮克勝任。此張唐英所以有《蜀檣杙》之作乎？宋之去今，又五百餘載，時移物換，因革良多。懷瑾握瑜之士，有志摻輯^[四]，輒以未得涉歷為恨。

耦漁先生，博聞強識，素抱奇才，一揮出守，適贊治于益州。公餘凭眺，遇昔賢橫戈躍馬之場、誓水盟神之地，必有記述。間于美景良辰、

[一] “蜀都碎事敘”，大觀本作“序二”。

[二] “諸子”，晉人郭璞注《山海經》；北魏酈道元注《水經》；北魏闕駟撰《十三州記》，見《魏書》本傳；唐人梁載言撰《十道志》，見《舊唐書》本傳；宋人樂史撰《太平寰宇記》；宋人王存撰《元豐九域志》；宋人歐陽忞撰《輿地廣記》；宋人祝穆撰《方輿勝覽》；明人陳循撰《寰宇通志》；唐人蕭德言與顧胤、蔣亞卿等奉李泰之命撰《括地志》，見《舊唐書·太宗諸子列傳·濮王泰》。諸人皆地理學名家，但此處排列順序欠妥。

[三] “隆中之對”，指《三國志·蜀志·諸葛亮傳》所載孔明在隆中為劉備分析天下形勢時評價益州之言，云：“益州險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……若跨有荆、益，保其巖阻，西和諸戎，南撫夷越，外結好孫權，內脩政理；天下有變，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、洛，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，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？誠如是，則霸業可成，漢室可興矣。”

[四] “摻”，大觀本作“搜”，同。

花朝月夕，登籌邊樓，俯江山佳麗；坐桃笙^[一]，斟郫筒酒，陳設濤箋盈几。文以記之，詩以詠之，亦時爲長短句以發其攬轡澄清之志^[二]。奚囊凡幾^[三]？諸體畢備。庚辰之歲^[四]，以《凝香》詞集先登梨棗，一時紙貴。第《蜀都碎事》一書，所載軼事如昔有今無、中廢後舉者，或得之見聞，或參之載籍，考證精確，典雅泓深。誠寓經術于游藝中，補《檮杌》之未逮，不徒以文章自鳴、等之於于蓋衆者也^[五]。是宜急公海宇，備皇輿之採擇，傳之不朽。

而予更有進焉。先生年方強壯，賤書詞訟，聽受應酬；五官並用，悉皆瞻舉^[六]。即劉僕射當日，要亦無逾于此^[七]。今守桐汭^[八]，彼州人士，望若神君，不次之擢^[九]，無慮指顧。異日，嘉謨嘉猷炳垂史冊，其足爲世準則者，必能倍徙于是書^[十]。請以斯言券！

昔大清康熙四十年^[十一]，歲次辛巳，仲冬上浣，年家晚生古杭聶鼎元頓首拜題于桐汭官署之一梅亭^[十二]。

[一]“桃笙”，《方輿勝覽》卷六八《利州東路·巴州·土產門》云：“桃笙，柳宗元詩云：‘桃笙葵扇安可常。’子瞻云：‘偶閱《方言》，簟，宋、魏謂之笙，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簟。桃竹出巴渝間，杜子美有《桃竹杖引》。’又見潼川府。”

[二]“攬轡澄清之志”，用《後漢書·黨錮列傳·范滂》之語：“范滂字孟博，汝南征羌人也。少厲清節，爲州里所服，舉孝廉。光祿四行。時冀州飢荒，盜賊群起，乃以滂爲清詔使，案察之。滂登車攬轡，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。”此處蓋評陳祥裔附於《蜀都碎事》中之自作詩詞也。

[三]“奚囊”，李商隱《李賀小傳》云：“每旦日與諸公遊，未嘗得題然後爲詩，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。恒從小奚奴騎距驢，背一古破錦囊，遇有所得，即書投囊中。”後即代指詩囊。

[四]“庚辰”，即康熙三十九年（一七〇〇），陳祥裔官廣德州知州，刊刻其詞集《凝香集》，此集四卷，收入《清詞珍本叢刊》第五冊。

[五]“於于蓋衆”，語出《莊子·天地》：“子非夫博學以擬聖，於于以蓋衆，獨弦哀歌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？”成玄英疏云：“於于，佞媚之謂也。”

[六]“瞻”，原作“瞻”，形近而誤，據《宋書·劉穆之傳》改。

[七]“劉僕射”，即劉穆之，字道和，小字道民，官至左僕射。此人少好書傳，博覽多通，《宋書》本傳云：“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，常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。自旦至日中，穆之得百函，齡石得八十函，而穆之應對無廢也。”後世遂以“一日百函”贊才思敏捷、著述宏富。

[八]“桐汭”，廣德州之古稱。《左傳·哀公十五年》“夏，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”，杜預注“桐汭”云：“宣城廣德縣，西南有桐木出白石山，西北入丹陽湖。”

[九]“不次”，不依尋常次序。《漢書·東方朔傳》：“武帝初即位，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，待以不次之位。”顏師古注：“不拘常次，言超擢也。”

[十]“徙”，大觀本作“徙”，皆可。

[十一]“昔”，大觀本作“時”，同。康熙四十七年即一七〇八年。

[十二]“聶鼎元”，清丁紹儀《國朝詞綜補》卷七錄其《蘇幕遮》一首，小傳云：“字汝調，仁和人。”清佟世南《東白堂詞選·姓氏》云：“聶鼎元，字汝調，杭州人。”

蜀都碎事提要^[一]

清陳祥裔撰，凡六卷。祥裔本姓喬氏，康熙中官成都府督捕通判。蒐羅蜀中故實爲《碎事》四卷，採摭頗富而體例未精，往往失之冗雜。徵引諸書，或注或否，亦傷疏漏。然前代題咏詩文無不兼收，而考證案語亦間及之，要不能不謂之博奧也。復以所采未盡，別爲藝文二卷，顏曰“補遺”，庶幾名副其實。惟祥裔自製詩亦儼然並列於唐宋名作間，殊躁於自表矣。

[一] 此提要錄自大觀本，與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文字略異，故附錄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之提要：“《蜀都碎事》六卷，兩淮馬裕家藏本。國朝陳祥裔撰。祥裔，本姓喬氏，號藕漁，順天人。康熙中官成都府督捕通判。採蜀中故實爲《碎事》四卷。雜引諸書，或注或否，間附以考證按語及前代題詠詩文。復以所採未盡，別爲藝文二卷，謂之《補遺》。祥裔所自作詩，亦並列於唐宋名作之間。”按，大觀本之提要稱“清”而不稱國朝，當即民國上海進步書局刊印時據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提要改寫而成。關於陳祥裔之號，當據康熙刻本作“藕漁”。

蜀都碎事卷之一

宦隱子陳祥裔耦漁輯

四川，《禹貢》梁州之域，自蠶叢、魚臯而下，不通中國者千有餘載。至苴、蜀相攻，秦救苴，滅蜀及巴而郡縣之。漢曰廣漢，武帝始置益州部^[一]，唐初置劍南道，爲西川。後增置東川府于梓州，于是稱兩川焉。

成都府，古蜀國，秦曰蜀郡；漢曰廣漢，曰益州；蜀漢都此；晉曰成都，曰錦城；唐曰劍南，曰南京，曰西川；明爲成都府。龍安府，秦氏羌地也；漢曰陰平；後魏曰江油；隋曰平武；唐曰龍門；宋曰龍州；明爲龍州宣撫司；今改爲龍安府。順慶，周雍州地；春秋、戰國爲巴子國；秦、漢屬巴郡；漢末曰安漢^[二]；劉宋曰宕渠；隋曰巴西；唐曰南充，曰果州；宋曰順慶，曰寶慶；元曰東川；明曰順慶府；今因之。保寧，古葭萌地。按，葭萌，苴侯名，蜀侯弟也。春秋巴國地；漢曰巴西；晉曰閬中；梁曰南梁；西魏曰隆州；唐曰保寧軍；宋曰閬州，曰安德；元曰保寧；明曰保寧府。重慶，即周之巴子國；秦置巴郡；漢曰江州，漢末曰永寧；梁曰楚州；隋曰渝州；唐曰南平；宋曰重慶；明亦曰重慶。夔州府，周之魚復國也^[三]；春秋爲夔子國；秦屬巴郡；漢曰永寧，曰巴東；蜀漢曰固陵；梁曰信州；唐曰雲安，曰夔州；國朝因明之夔州府。敘州府，古僰國，漢犍爲郡；梁、隋曰戎州；唐曰南溪；宋曰敘州；明曰敘州府。馬湖，古僰侯國，夷獠所居；漢武通西南夷，始置郡縣，曰犍爲，曰牂牁；唐曰馬湖，至今

[一] “益州部”，《漢書·武帝本紀》：“（元封五年冬）初置刺史部十三州。”即分天下爲十三州，統領郡國。《史記·天官書》“觜、鱗、參，益州”條張守節正義引《括地志》云：“漢武帝置十三州，改梁州爲益州、廣漢。”此益州與元豐二年（一〇七九）所置“益州郡”不同。

[二] “漢末”，原作“漢宋”，形近而誤，今據順慶府歷史沿革而改。如《明一統志》卷六八《順慶府·建置沿革》云：“漢末，劉璋分墊江，以上仍爲巴郡，治安漢。”

[三] “魚復”，原作“魚腹”，誤。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一四八《山南東道七·夔州》《方輿勝覽》卷五七《夔州·建置沿革》《明一統志》卷七〇《夔州府·建置沿革》下均稱其地周初爲魚復國，今據諸書校改。

仍之。遵義，漢夜郎、且蘭地，屬牂牁郡；唐曰郎州，曰播州；後沒于南詔^[-]；太原人楊端收復之，遂世其土，為安撫司；元為宣撫司；萬曆二十六年楊應龍反，平之，改遵義府。潼川，漢曰郫，曰廣漢；蜀漢曰梓潼；晉曰新都；梁曰新州；西魏曰昌城；隋曰梓州；唐曰東川；宋、明曰潼川。瀘州，東漢曰江陽；梁曰瀘州；隋、唐、宋曰瀘川；明又改為瀘州。嘉定，秦蜀郡地；漢屬犍為郡，曰漢嘉；隋曰眉山；唐、宋曰嘉州；明曰嘉定州。邛州，周職方屬雍；秦曰臨邛；梁曰邛州；西魏曰蒲原；明仍曰邛州。眉州，漢屬犍為；西魏曰眉州^[-]；梁曰青州，曰齊通；隋曰眉山，曰通義；宋曰眉州。雅州，秦、漢曰嚴道，屬蜀郡；西魏曰蒙山；隋曰臨邛；唐、宋、明曰雅州。蜀都之經界，略見于此矣。

川者，穿也，水穿地中故曰川。^[-]岷江，一水也；瀘，一水也；雒，一水也；渝，一水也。蜀江之水非一，而岷、瀘、雒、巴為四大川也，四川之名所繇昉與？一曰宋南渡後始分益、利、夔、梓為四路，故曰四川。

桂太傅萼曰：“四川地饒而險阨備。劍閣表雲棧之固，瞿塘鎖巴峽之流。但松潘孤城介在西北番域，而寄咽喉于龍州，千里轉運，慮為夷阨^[四]。烏撒、芒部諸夷內相結黨，數起兵釁，且于叙、瀘有唇齒之重，皆隱禍也。建昌六衛屬行都司，偏處西南，自為奧區。保、順衝疲，民朴務簡；馬湖僻小，民夷相安，非所憂矣。”^[五]

[-] “沒”，原作“沿”，形近而誤。《明一統志》卷七二《遵義府·建置沿革》云：“唐末沒於夷。”今據改。

[-] “漢屬犍為西魏曰眉州”，大觀本於其下復衍此九字，當刪。

[-] “釋名”，原作“說文”，且位於此條之末，乃據《蜀中廣記》卷五一“《說文》：‘川者，穿也。水穿地而流曰川。’”而誤，實則此語本自《釋名·釋水》，原文云：“川，穿也，穿地而流也。”茲據原文校改出處并乙正。又按，陳祥裔此說誤人頗深，岷、瀘、雒、巴四水乃四川名稱來源之說并不載《說文》，但《御定佩文韻府》卷七之十、卷一六之九，《讀書紀數略》卷一一等均據《蜀都碎事》誤以為乃《說文》之語；《蜀故》卷一亦大段承襲此處之文而不加考辨。唯《讀史方輿紀要》卷六六“巴江”條末簡注云：“近說以岷、瀘、雒、巴為四大川，故有四川之名，於義未安。”

[四] “夷”，原作“爨”，但後文亦作“夷”，則非為避清廷顧忌而改者，不知何故作此字形？今據文義徑改，後文“夷語”“夷堅丙志”“西南夷”等誤作“爨”者亦徑改，不復出校。

[五] “桂太傅萼”，桂萼，字子實，饒州安仁（今江西餘江縣）人，曾加太子太保銜，故稱太傅，《明史》卷一九六有傳。此段文字乃據其《廣輿圖敘·四川圖敘》改寫，見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·史部》第一六六冊。但“保、順衝疲，民朴務簡；馬湖僻小”并不載於其中，桂萼《文襄公奏議》卷七《進輿地圖疏·四川圖敘》亦無此語，故知非版本異同所致之佚文，實乃明人楊博《議天下郡縣繁簡疏》中關於四川情勢之語，收入《皇明兩朝疏抄》卷一八，不知何故竄入？

周末殺萇弘于蜀，血碧色，入地化為碧玉，數里內土皆青色，故蜀有青泥坊^[一]。杜工部詩云“飯煮青泥坊底芹”即此^[二]。

張儀築大城屢頹，忽有大龜出于江。儀以問巫，巫曰：“隨龜築之。”功果就。故人稱龜城^[三]。今有龜化橋^[四]。

又有少城，在子城西，惟西、南、北之三壁^[五]，東即太城之西墻。張儀既築太城，後一年又築少城。樓曰白兔樓^[六]。

摩訶池在成都府西。隋蜀王秀取土築廣子城，因為池。有胡僧見之，曰“摩訶宮毘羅”。蓋梵語呼“摩訶”為大，“宮毘羅”為龍，謂此池廣大有龍耳。《方輿勝覽》^[七]

摩訶池一名汙池，陳人蕭摩訶所開也^[八]。

[一] “周末……有青泥坊”，《莊子·外物》言“萇弘死于蜀，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”，不言入地一說。宋施元之注蘇軾《次韻王定國得穎倅二首其二》“歸煮青泥坊底芹”引《仙傳拾遺》云：“周末殺萇弘於蜀，其血碧色，入地化為碧玉，數里內土皆青色。今蜀地有青泥坊，即弘死處。”而後元人陸勁弦《韻府群玉》卷六“平聲·陽韻·坊”下“青泥坊”條注文、明牛衷《增修埤雅廣要》卷四〇《氣化門·肉化類》“血化泥”條、《補續全蜀藝文志》卷五〇等所載均與陳祥裔此處所言完全吻合，或皆本自施元之注文也。

[二] “飯煮青泥坊底芹”，原作“煮飯青泥坊裏芹”，顯誤，今據杜甫《崔氏東山草堂》詩校改。

[三] “張儀……龜城”，此事早見於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七二所引《周地圖記》之文，但文字差異較大，爾後《方輿勝覽》卷五一《成都府·郡名》，《明一統志》卷六七《成都府·古蹟》之“太城”條皆與此處所言吻合。實則此事乃據城形附會之傳說，全國古地名稱龜城者甚多，皆取形似也。

[四] “龜化橋”，雍正《四川通志》卷二二之下《津梁門·成都府》此條注云：“在華陽縣南金水河之東，俗呼青石橋。”同治《重修成都縣志》卷二《津梁門》“青石橋”條注云：“治東，跨金水河。”且卷首地圖繪有具體位置，可參看。

[五] “又有少城在子城西惟西南北之三壁”，原作“又有小城在子城西、南之三壁”，不知所云，大觀本句讀亦誤。本段材料除末五字外，皆本自《明一統志》卷六七《成都府·古蹟》之“少城”條，故據以校改。其本意指少城僅西南北三面城牆，東牆乃與太城之西牆共用者。◎後文之“少城”，原作“小城”；“太城”，原作“大城”，今據本書後文“太城九門，少城九門”改。

[六] “白兔樓”，現存關於此樓名稱之最早記載，見於《藝文類聚》卷二八“人部”所錄晉人張載《登成都白兔樓》詩，《成都文類》卷二、《全蜀藝文志》卷六、《古詩紀》卷三九、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卷五三等引此詩，均作“白菟樓”，“菟”與“兔”形近，而“菟”乃“兔”之俗字，且“菟”可通“兔”，如《楚辭·天問》：“厥利維何，而顧菟在腹？”洪興祖補注云：“菟與兔同。”故此樓本名白兔樓，亦可寫作“白菟樓”。乾隆《大清一統志》卷二九二《成都府·古蹟》之“張儀樓”條注文引舊《志》即以張儀樓為白菟樓，久廢。

[七] 此條出自《方輿勝覽》卷五一《成都府·池井》之“躍龍池”條注文，整理本《方輿勝覽》誤將“宮”字連上文。宮毘羅即蛟龍之義，《佛本行集經》卷六〇“長老官毘羅”注云“隋言蛟龍”，可為證矣。

[八] 此條出自《蜀中廣記》卷四，但《蜀中廣記》云出《方輿勝覽》，而《方輿勝覽》卷五一《成都府·池井》之“躍龍池”條注文則不言其別名汙池也。實則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七二所載“汙池，一名摩訶池，昔蕭摩訶所置，在錦城西”正與此相合。

王建武成元年改摩訶池爲龍躍池。《蜀檮杌》^[一]

建將薨兩月，摩訶池有鷄鷓來集。衍即位，仍改龍躍池爲宣化池。《王氏開國記》^[二]

摩訶池在王蜀宮中，舊時泛舟入此池，曲折十餘里。至宋世，蜀宮後門已爲平陸，然猶呼爲水門也。《劍南詩稿》^[三]

蜀主孟昶《夜起避暑摩訶池》詞云：“冰肌玉骨清無汗，水殿風來暗香滿。繡簾一點月窺人，欹枕釵橫雲鬢亂。起來瓊戶啓無聲，時見疎星渡河漢。屈指西風幾時來，只恐流年暗中換。”^[四]按此池填爲蜀藩正殿，西南尙有一曲，水光漣漪，隔岸林木蒼鬱，游者寄古思焉。今改爲貢院^[五]。

蜀王衍常裹小巾，其尖如錐。宮女多衣道服，簪蓮花冠，施胭脂夾臉，號醉妝。蜀王衍《醉妝詞》：“者邊走，那邊走，只是尋花柳。那邊走，者邊走，莫厭金杯酒。”^[六]

[一] 此條出自《蜀檮杌》卷上。◎武成元年：即公元九〇八年。

[二] “王氏開國記”，五代幸寅撰撰，《十國春秋》卷五四爲其列傳，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七八引《野人閒話》則作“辛寅遜”。此條內容出自《蜀中廣記》卷四，《蜀檮杌》卷一亦有相關記載：“光天二年四月，有狐嘯於寢室，鶴鷓鳴於帳中，鷄鷓集於摩訶池。”

[三] “劍南詩稿”，原作“渭南集”，乃據《蜀中廣記》卷四轉引而承襲其誤也。實則此條本自《劍南詩稿》卷三《摩訶池》詩注文，原文云：“蜀宮中舊泛舟入此池，曲折十餘里。今府後門雖已爲平陸，然猶號水門。”故校改出處。

[四] 此處所錄孟昶之作，《全蜀藝文志》卷二五、《詞綜》卷二等以爲詞，牌名《玉樓春》。但《墨莊漫錄》卷九、《全唐詩》卷八等則以爲詩。《蘇軾全集校注·詞集》卷一《洞仙歌·冰肌玉骨》張志烈校注引宋翔鳳之語，認爲《墨莊漫錄》等所載先有孟昶之作而東坡槧括之說不實，當是先有東坡之詞，而後人刪去詞中虛字遂附會爲孟昶之作。

[五] 此按語最末一句乃陳祥裔本人之語，所記當是康熙三十一年或其後之事，而前面部分則本自《蜀中廣記》卷四，故改爲藩王正殿乃明代之事。◎以上關於摩訶池的記載，雖然或有文獻出處，或闕如，但均非陳氏自己尋繹編排者，實抄錄《蜀中廣記》卷四之語。曹學佺之考證亦有誤，摩訶池與龍躍池（《方輿勝覽》作“躍龍池”）乃二池，雍正《四川通志》卷二二《山川·成都縣》下著錄“摩訶池”，《華陽縣》下著錄“龍躍池”，并考證云：“龍躍池，在縣東南十二里。隋開皇中欲伐陳，鑿此池以教水戰。王衍乾德元年以龍躍池爲宣化苑即此。舊《志》作躍龍池，誤。按，摩訶、龍躍本二池，《蜀檮杌》‘王建武成元年改摩訶池爲龍躍池’、《王氏開國記》‘建將薨兩月，摩訶池有鷄鷓來集。衍即位，改龍躍池爲宣化池’俱誤。”今按，此說當是，《王氏開國記》言王衍即位仍改龍躍池爲宣化苑，細味“仍改”二字，則王建武成元年改爲龍躍池者，乃宣化池，非摩訶池，否則就不能解釋《王氏開國記》此條併載摩訶池和龍躍池之事。摩訶池遺址於二〇一四年六月發掘出，在今成都市體育中心南側，參見《華西都市報》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二日《摩訶池：隋朝成都的“人工湖”》。

[六] “北夢瑣言”，原在“號醉妝”之後，實則所引《醉妝》詞亦爲《北夢瑣言》之語，見《類說》卷四三，條目名“這邊走那邊走”，故今移至此處。此條與《類說》所引《北夢瑣言》之語僅個別文字有改易，賈二強點校本《北夢瑣言》所錄佚文則引周本淳校點本《詩話總龜》卷二二，比此處內容更多。

九葉芸香艸，出黎州^[一]。嬪人結爲繩以辮髮，香經月不歇，亦南楚零陵香之類也。

螢火，大如蜚螂，足多而色黑。背有甲，物觸之則卷曲如蝟，尾後火光雙出。予初見之以爲異物，詢之土人，乃知其爲螢火也。

昇仙橋在成都府北門外。魚鳧王、張伯子俱乘虎仙去，橋因以名^[二]。司馬相如東游，題其柱曰：“不乘駟馬車，不復過此橋。”^[三]今橋邊勒石曰駟馬橋。

支機石，即海客携來、自天河所得、織女命問嚴君平者。太尉燉煌公好奇尚異^[四]，命工人鑄取支機一片，欲爲器用。椎琢之際，忽若風簷，墜于石側，如此者三。公知其靈物，乃已之，至今所刻之跡猶存。石在蜀之

[一]“九葉芸香艸”，疑乃“韭菜芸香草”之誤。乾隆《大清一統志》卷三六九《雲南府·土產》之“芸香草”條注文云：“出昆明，有二種。一名五葉芸香，能治瘡毒。入夷方者攜之，如嚼此草無味，便知中毒，服其汁，吐之自解。一名韭菜芸香，能治瘡癤。”稱其爲韭菜芸香草，當因其葉似韭菜而得名，非一林草有九葉也。又，此條云出黎州，不知陳氏何據。《明一統志》《寰宇通志》，嘉靖、萬曆九年《四川總志》等均不言黎州出芸香草。

[二]“魚鳧王張伯子俱乘虎仙去”，按，魚鳧王、張伯子乘虎昇仙之事，見於明陸應陽《廣輿記》卷一六“昇仙橋”條注文，此處所言當亦本自《廣輿記》。但《蜀中廣記》卷七一引云：“來敏《本蜀論》曰：‘蠶叢始王蜀，八萬四千歲，蠶叢死，次王曰栢灌，栢灌次王曰魚鳧，魚鳧王田於瀟上，忽得仙道，蜀人思之，爲立祠於瀟上。’按，今溫江縣北十里魚鳧城是其上昇處。李昊《羊馬城記》亦云魚鳧羽化於瀟山也。”而《華陽國志》卷三也僅言魚鳧王田於瀟山，忽得仙道，則魚鳧王乘虎於昇仙橋成仙之說，乃後人附會。◎“張伯子”，《文同全集編年校注》卷二五《成都府學射山新修祠宇記》作“張柏子”，且稱其“嘗居此學道，以是日得帝詔，駕赤文於菟，籥雲衢，虹天關以去”，則其乘虎昇仙之地在學射山，與昇仙橋無關也。但《廣輿記》的記載卻被以後之書如雍正《四川通志》卷二三、《蜀故》卷六、《御定淵鑑類函》卷三三九等承襲。

[三]“題其柱曰”，《華陽國志》卷三云：“城北十里有昇仙橋，有送客觀。司馬相如初入長安，題市門曰：‘不乘赤車駟馬，不過汝下也。’”此乃相如題橋之最早記載，與以後流傳之題字橋柱一說略異。

[四]“太尉燉煌公”，當指李德裕，《錄異記》卷二“李德裕得奇桑斲爲琵琶槽”條稱“燉煌公李太尉德裕”可證。從資料來源看，自“支機石”至“跡猶存”之語，陳祥裔抄錄自《蜀中廣記》卷一，而曹學佺又抄錄自《雲笈七籤》卷一二二《道教靈驗記》。《錄異記》與《道教靈驗記》均爲杜光庭之書，故知太尉燉煌公即李德裕。但此稱號疑誤，李德裕並不曾到燉煌爲官，也未封爲燉煌公，他是贊皇人，故史上多稱其贊皇公。從目前僅見杜光庭稱其爲燉煌公來看，當是杜氏之誤，惜難考致誤之由。◎此條所言之傳說，頗爲不經，《因話錄》卷五考辨云：“《漢書》載張騫窮河源，言其奉使之遠，實無天河之說。惟張茂先《博物志》說近世有人居海上，每年八月見海槎來不違時。齋一年糧，乘之到天河，見婦人織，丈夫飲牛。遣問嚴君平，云：‘某年某月某日客星犯牛斗。’即此人也。後人相傳云得織女支機石，持以問君平。都是憑虛之說。今成都嚴真觀有一石，俗呼爲支機石，皆目云當時君平留之。寶曆中，余下第還家，于京洛途中逢官差遞夫昇張騫槎。先在東都禁中，今准詔索有司取進，不知是何物也。前輩詩往往有用張騫槎者，相襲謬誤矣。縱出雜書，亦不足據。”

西南隅石牛寺之側，出土而立，高可尺餘，色微紫。近土有一窩，似機足所支處，上鐫“支機石”三字，篆文似隸而遒媚有致，似唐人書跡。原在嚴真觀舊址^[一]，今入民家菜圃中。旁有石碣，曰“嚴君平賣卜處”^[二]。

龍鏡潭在廣安州，水圓如鏡，宋刻“龍鏡”二字于石，至今猶在^[三]。

賽蘭香，花小如金粟，馥郁可愛。戴之髮髻，香聞十步，經月不散，佛經所謂伊蘭也^[四]。

托諾河在鎮雄軍民府。夷語松曰托，沙石曰諾，以此河畔有松樹、沙石故名^[五]。

灼灼，錦城妓也，善舞《柘枝》，能歌《水調》，御史裴質與之善。裴召還，灼灼每遣人以輓絹聚紅泪爲寄。《麗情集》^[六]

蜀有王曰杜宇，號曰望帝，禪位于鰲靈，號曰開明氏，升西山隱焉。時適二月，子鵲鳥鳴，故蜀人悲之，聞子鵲鳴即曰望帝也。李膺《蜀志》^[七]

[一] “觀”，原無，今據文義及《因話錄》卷五、《方輿勝覽》卷五一《成都府·山川》“支機石”條、《蜀中廣記》卷一引《錦里耆舊傳》等補。

[二] “嚴君平賣卜處”，《補續全蜀藝文志》卷五五云：“成都少城西隅真武官前有耿叔臺先生手書‘嚴君平賣卜處’六大字。”耿叔臺乃耿定力之號，湖北黃岡人。《天啟新修成都府志》卷五二耿定力所作《成都府學記》稱“萬曆癸未夏，不佞入郡受事”，則題此六字當在一五八三年其到任成都之後。

[三] “至今猶在”，按，此條本自《蜀中廣記》卷二八，本無此四字，乃陳祥裔所增，但光緒《廣安州志》卷一〇《古蹟·龍鏡清光》載其時已不存此題字。

[四] 按，此條本自《升庵全集》卷七九“伊蘭花”條，原文云：“蜀中有花名賽蘭香，花小如金粟，特馥烈，戴之髮髻，香聞十步，經月不散。曾少岷爲余言，此花之香冠于萬卉，但名不佳。余按：佛經云‘天末香莫若牛頭、旃檀，天澤香莫若詹糖、薰陸，天華香莫若伊蒲、伊蘭’，則伊蘭即此花也，西域以之供佛。《後漢書》所謂‘伊蒲之供’也。蒲即菖蒲花，世不恒有，貴其難得耳。”但明人謝肇淛《文海披沙》卷二則質疑楊慎云：“伊蘭，他無所見，獨兩見於佛書。一云譬如牛頭、旃檀，生伊蘭叢中。未及長大在地下時，芽、莖、枝、葉如閩浮提竹筍，眾人不知，言此山中純是伊蘭，無有旃檀。而伊蘭臭若豚屍，薰四十里，若有食者，發狂而死。據此則伊蘭爲極臭惡之草。又云：天末香莫若牛頭、旃檀，天澤香莫若詹糖、薰陸，天華香莫若槃蒲、伊蘭。則伊蘭又似香草。楊用修遵用蜀中賽蘭香當之，恐亦未有據也。”

[五] 按，此條本自《明一統志》卷七〇《鎮雄府·山川》“托諾河”條，在今雲南鎮雄縣境內。

[六] “麗情集”，宋人張君房作，《文獻通考·經籍考四十四》著錄爲二十卷，今已散佚，曾慥《類說》卷二九、朱勝非《紺珠集》卷一等多有摘錄，《叢書集成續編》第二一一冊所收《香豔叢書》本存一卷，即《紺珠集》中所載之翻錄也。此條從內容看，更近於《類說》所錄者，疑陳祥裔綜合《類說》與《紺珠集》所載而改寫也。

[七] 按，望帝化爲杜鵑之說見於《華陽國志》卷三，李膺之《蜀志》實爲南朝梁人李膺之《蜀記》，其書今已不存，佚文散見於《太平寰宇記》等書。陳祥裔稱此條出《蜀志》，或本自《九家集注杜詩》卷七《杜鵑行》題注趙彥材引《蜀記》之語：“按《蜀記》曰：昔人有姓杜名字，號曰望帝。字死，俗說云化爲子規。規，鳥名也，一名鵲，蜀人聞子規鳥，皆曰望帝也。”

杜鵑大如鵲而羽烏，聲哀而吻有血，春至則鳴。《華陽風俗錄》^[一]

楊柳多寄生，狀類冬青，經冬不凋。春夏之交作紫花，散落滿地。冬月望之，榮枯各異^[二]。

火井在邛州治西八十里。欲出其火，先以家火投之，須臾焰出，光照十里。以竹筒盛接，有光無灰。取以煮鹽，一斛水可得五斗，家火煮之則鹽少^[三]。

滴乳泉在瀘州城西真如寺，自崖中流出，味甚甘。魯直經行，大書此三字。按，《山谷集》中云：“瀘州大雲寺西偏崖石上有泉滴瀝，一州泉味皆不及也，余名曰滴乳泉。”^[四]

保寧府通江縣北南壩寺，唐建也。每歲端陽前後，有蛇自柱礎間出，沿階滿室^[五]。昔人傳云三萬四千尾，大小顏色非一種，然不爲害。按，此即巴蛇洞云^[六]。

黃連以洪雅、榮經者爲上，大如指，多刺，內金紅色。土人束以貨之，謂把連，亦不多有。他產謂之水連，色黃而細，功遠不及把連矣。

薛濤井舊名玉女津，在東門外錦江南岸，水極清冽^[七]。有碑鐫“薛濤井”三字，今卧于井側蔓艸中。

薛濤井久屬藩邸，環以欄盾，人不敢汲，尙備製箋之用。每歲以三月三日汲此井水造箋二十四幅，入貢一十六幅，餘留藩郡。所以餽送遠近縉紳，想皆他日倣作，未必以三月三日爲期也。然市肆絕無買者，公

[一] 按，此條見於《古今事文類聚·後集》卷四四、《山堂肆考》卷二一四等。《華陽風俗錄》《新唐書·藝文志二》著錄云：“張周封《華陽風俗錄》一卷，字子望，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從事，試協律郎。”其書今已不存。

[二] 按，此條抄錄自《補續全蜀藝文志》卷四七，原文亦不言出處。

[三] 按，此條本自《華陽國志》卷三而略有改動。

[四] 按，此條本自《蜀中廣記》卷一六，前部分敘述文字爲曹學佺據《輿地紀勝》卷一五三改寫，《方輿勝覽》卷六二亦有記載。其後之按語則本自黃庭堅《瀘州大雲寺滴乳泉記》而略有改動。

[五] “沿”，原作“沼”，形近而誤，據《蜀中廣記》卷二五改。

[六] “云”，原作“天”，形近而誤，據《蜀中廣記》卷二五改。今按，此條全本自《蜀中廣記》，道光《通江縣志》卷二《山川》之“蛇洞”條亦引曹學佺之書。明陳仁錫《潛確類書》卷二八《洞》“蛇洞”亦有相關記載，但文字略異，且不言出處，或亦是本自《蜀中廣記》也。

[七] 按，此句亦轉引自《益部談資》，在下一條內容之前。關於石碑之事，則乃陳祥裔親見者。